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三六

雪莊文集六卷雪莊文集續編四卷 鄧作梅撰

一

鏤冰詩鈔六卷（艾溪集一卷朝天集一卷歸田集一卷）

環洲集二卷武林集一卷 單 鈺撰

一二五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首一卷梅崖居士外集八卷 朱仕琇撰

一七九

歸帆紀詠一卷湘南遊草一卷衡嶽遊草一卷匡廬游草一卷 熊爲霖撰

五九七

荔門詩錄九卷 張 馨撰

六四三

雪莊文集



徵刻雪莊居士文集啟

閱人方多傾心不乏海涵地負詎在尋常徵逐之班茹古含今
近出知交楊樞之內雪莊居士學寤本原講求宗法詩似六朝
久流布於遠近文追八家尚私貯於巾箱不佞談異中郎曾窺
論衡於一枕叙非元晏妄標左賦於三都竊謂傳誌載於卷端
譬湘東之書金管論辨與聞微旨猶桓譚之授太玄敬告同人
速命剞劂尋幽挾異時聞木樨之香發粹樞華早助潛德之聞
次山篋衍高情不減於古人白傳雖林鴻章廣傳於來者謹啟

徵啟

七鄰李俊頓首

卓亭黃璫書

余二

二百文

檢厘先生

金芒汀

五錢

江有嘉

書序

楊園先生

黃岸綠

七百文

何桐侶

錄稿

余潤園

黃蘭晚

三百文

謝宛亭

解稿

余雲岩

江澄元

一千文

江健侯

一兩一錢

印中峯

余建中

三百文

丁五元

幣二把

江素亭

應中甫

八百文

吳岸登

一兩

張玉華

戴約清

六百文

陳未亭

二兩

朱慎齋

吳啟文

三百文

朱壽天

四百文

黃端侯

余笏堂

五百文

汪亦千

五百文

汪九章

江西侯

六錢

余明性

四百文

江碧川

黃敏恭

一兩一錢

姪雪雷

四百文

余復光

陳希元

三百文

雲露

一兩一錢

余承台

陳廣南

三百文

雲翔

六百文

弟朋遠

鄧氏祠

四百文

雲翔

六百文

陳紹文

一兩錢

雲翔

六百文

雪莊文集叙

歲壬辰予以制臺命為濰川書院山長亦粵癸巳獲接其鄉先輩雪莊居士論予恥虛齋詩集於雕本初就因訂交焉居士亦出其所著雪莊文集屬予叙與予論文者數晨夕居士為引先儒之言程純公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則理有闕焉後人執卷即先文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若是則文非儒者所尚也朱晦翁曰韓退之晚年文所得甚多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又謂退之與歐蘇諸公主於文詞少

鄭叙

間却論說有道理又謂曾子固只是學為文却便見道理不為空言若是則文亦儒者所為進道之資也昌黎答李翊書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曰徐有得也不可

以不養曰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後學儲同人許之曰知言養氣和盤托出會昌黎之論文通於孟氏之學深有以見其獨得之旨焉是以韓文濶大而氣體良易有王道含洪之意柳文峻削便袁元氣歐文溫潤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曾文粹潔雖有淺

近處亦平正自好文似曾但稍趨巧耳古名儒之文可進於道者如是吾儕末學不敢不規心從事然謁蹶以趨不能望也抑聞平仲許氏曰凡事排著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米鹽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性分所固有不可自泯也職分所當為不可荒慢也泯然泯然安佚以終身志士所不取昔人謂之幸民今吾儕所為豈得閑乎聖賢有無之數因文以進於道亦祇盡乎性分循乎職分擇言治學調心馴氣求不繆於倫類日用合義之常道而為之無

鄭叙

巨而細亦謂之文以自解於泯慢免為幸民而已矣維時予讀居士文而聆居士論文之旨詳且切蓋知居士討溯源流講求宗旨而著其所為自修者有歸也因即舉居士論文之言條貫而次第之為雪莊文集之叙云 榕城鄭洛英西瀝氏謹撰

雪莊文集叙

古人稱三不朽而立言居其一焉蓋言之所係將以闡道翼教上繼古聖賢人之志而為之使天下後世讀其文者慨然想見其中之所得而不誣是謂有以立之也六經之文精微廣大道之宗也下此而左國公穀孟荀董賈楊馬通行其緒迨夫積靡成衰昌黎韓氏起而振之嚆噓道妙能約六經之旨為文而蘆陵歐陽氏亦本其清明和正之氣為之是善法韓退之之所為者也元明而後作者亦迭出雖於道有至不至然其間有卓

余序

然能自得者昌大其業期有以立焉斯其志可謂不朽矣春林嘗慕悅乎古人之文自恨力之未逮雖知所好之而不能為之無自得於己奚貴也又竊怪夫世之儒者雖具瑰異不恒有之材嘗沒溺於科舉之學迄於白首泯然無異於衆人是自負其降生之厚不能有以自立為可惜也吾鄉雪莊先生天資奇異年近壯即委棄舉子業篤志師古人之學其德性和祥意度洒然嘗為詩歌以自娛樂有雪莊吟稿六卷蒼渾古雅高者直追魏晉次亦規範唐人春林既嘗叙而刻之矣其所為古文根柢

經書旁通子史義直而不回情深而不詭氣盛而和體莊而逸

於古作者中尤好孟子司馬子長韓退之歐陽永叔之文專精運密力追不厭而卒歸於自得宜其所立之不羣也先生立身行已不肯自外於有道之儒春林樂得而親之因畧悉其進修之境文既成集謬以春林為知言者以叙言相屬噉乎先生之學古人既有以自得斯可以立矣春林不能自立其所學又將何所得以叙先生之文然春林既竊好乎古人之文其能不舉先生之所為學古人者而好之歟蓋亦以寓其好之之緒也云

余序

爾是為叙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冬月世姪余春林拜撰

雪莊文集題辭

初作梅學無源本文无宗灋作為屏峰文一卷贊於
梅啞先生請叙焉先生此時蓋難為言過為稱引以
相勉作梅蓋惶慙不敢歧而望也今作梅事先生而
服其教者十有餘季正其趨向端其門戶確守正宗
排斥偽體先生謂作梅如人之既有脊梁南能自立
蓋視從前所為文判若兩人也先生多方獎進作梅
雖衰退不敢不勉赴先生之教計自服教之逸叢文

題辭

若干卷錄而存之題曰雪莊文集將再乞先生之一
言為贈示作梅以進取之有地舉向時所為屏峰文
者汰除之十不能存一故不欲仍存屏峰之名以累
先生之教而又以志作梅之學於先生者至於老而
稍善變焉耳是為題辭以別之

乾隆三十七季壬辰夏五月雪莊居士自題

雪莊文集

總目

一卷 賦書

二卷 書

三卷 序

四卷 傳書事

五卷 墓誌銘 墓表 誄辭 祭文

六卷 像贊 題辭 跋記 雜著 補編

雪莊文集

總目

續卷 附後

雪莊文集

濰川 鄧作梅素民氏著

卷一

適志賦

上梅崖先生書

上樞園先生書

答黃曲邨先生書

雪莊文集

卷二

寄吳門上王西莊先生書

答榕城鄭西澗先生書

再答孝廉鄭西澗書

申楊邑宰書

答新城魯樂廬先生書

與高子虛齋書

卷二

復金芭汀書

東金芭汀

答寧幾軒書

答余潤園書

與潤園論字學書

與黃端父書

復黃蘭畹書

復應中甫書

答江健侯書

答丁皆元書

與潤園諸門人書

雪莊文集

卷三

與孔懷昆書

與鄉人書

書壁間帖

適志賦

作梅無似不得志於己年逾五十斯其志日衰矣居閒求所以
自適其志者作此賦以昭其意其辭曰

知道義之不可汨兮抱古情之固陋資勸勉而力遷易兮懷功
德之時懋昔予賡二雅於山房兮復覽乎六藝之固籍璆琳而
拾琅玕兮變砂石之篆籀托素毫以述其所得兮屬白玉以云
鏤求全體之畢具兮懼狐裘而羔袖完美錦而以爲製兮將衣
繡以行晝廼藏之而未善兮憂賈用之不售時皇皇以起廢兮
謂予病癯之在麻紛無事而逆意兮曾未疾而使予於閒齟齬

雪莊文集

卷一

一

之不時兮夫已知其一無所就老冉冉其將至兮復何心於營
構當閒增之蕭寂兮會寒雨之滴溜時滃然而欲起兮見南山
之雲逗沉谿谷而鬱繞兮倏委曲而縶縵水長輪而不盡兮潭
澄澄而還寶呼斯人之狂醒兮勤采邛之一艸嘆奇木之聳壑
兮驚孤巖之迥秀氣浩浩其入虛兮精炯炯其實宿蛟善潛而
護雲兮虎挾乙而俛味與多智而苦勞兮寧不材而獲壽具寬
博而以爲體兮意舒徐其在宥納皎月于吾懷兮蕩惠風于廣
宙窮泰華於一卷兮收江海於一漱度厚地之不偏載兮識高
天之不頗覆繫此身之靡所累兮惟茲志之無歎繕吾性以相

適兮抑順命以全吾之所守

直氣游衍處入古

梅崖先生

無驕之字面而有騷之性情殆從韓李二氏之賦得其遺旨
曲邨先生

氣韵深古得騷之精

余潤園

雪莊文集

卷一

二

上梅崖先生書

作梅頓首梅崖先生函丈前春三月聞先生起應 中丞崔大人之聘爲鰲峰書院講學之長作梅與綏人士方私憾學業失所依藉而不能不爲十閩人士幸其風教之有主而當事隆重師儒之爲得人而克稱其職也聞諸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曰儒以道得民蓋師儒之設所以興賢正學以教天下者也在昔唐虞三代敷五典之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之道以造士擇有道有德者主之所爲修學校之政而立師儒之道者蓋其盛也流及既衰學校之政弛而師儒之道亦遂

雪莊文集

卷一

三

闕焉然孔氏之業代興自洙泗而外有子居魯卜子居西河澹臺氏居楚魯子居武城孟子游於齊梁大者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不必其識職學校而師儒之道猶凜然爲世所欽漢以後經師輩出而濟南關西瑯琊河汾之間隱居教授生徒者往往至數百千人而皆不屬于庠序其於師儒之遺意猶有存焉者乎唐宋之世天下有數大書院如石鼓白鹿洞嵩陽嶽麓茅山鵝湖諸名跡亦皆不列於庠序而師儒之所寄特重稽考當日要自有其時之君相或其守土之官爲之勤懇旁求優渥申典而後能致一時師儒之盛而補學校之所不及也吾閩僻

雪莊文集

卷一

四

在荒徼初未知學唐人常衮以宰相出爲觀察使于此爲之振興學校延歐陽詹輩領袖諸生自是人文得與中州齊等宋人蔡襄知此地亦爲聘陳烈鄭穆諸儒以經學廣勵多士二古人撫泣疆土而獨卓然有以起人文作多士禮崇師儒之教得人以稱克職亦猶行古太宰之意也後之能繼其盛者蓋亦寡矣今 崔大人繼常相國而起安撫爲職方欲肅安南土卧護海門而尤勤念士學申重師儒致幣於史院退問之宿學大儒如先生者尊之以掌十閩人士之教其爲 朝廷正風教之原而被訖句字者寧有既耶昔昌黎韓愈常被辟於董宣武由是而轉四門博士國子祭酒大稱師儒之職 崔大人之辟先生掌教十閩書院其于韓愈之轉博士祭酒大稱師儒之任者蓋可以類舉也然則今之爲十閩人士幸其風教之有主自茲以往又將爲天下之人士幸其風教之有主而被訖之廣而不可禦也蓋作梅與綏人士之所爲致私憾于偏隅者樂在大同之化而又安得而私之也哉外附拙作一帙上呈伏乞賜之手教指示近日所業之得失猶將有以振作梅於衰廢之餘也作梅拜文氣古健雄厚綽乎西京之風烈也曾南豐王介甫不見於世人矣何意今者乃得目覩於几研之間乎 梅崖先生

上樞圖先生書

作梅頓首樞圖先生函丈前接讀先生和陶公飲酒詩二十首字句都從真樸中流出古味而祥和之氣自然之度乃不覺忽然其來會也因念明人能溯陶公之派者華子潛高雲從歸季思數人而華則格調趨古中鮮真趣高與歸天趣獨流而少渾厚之氣然則學古人而必求其脩蓋若此其難也唐人王右丞孟山人儲太祝韋蘇州柳柳州亦皆善學陶者也既能各自名家而其或清腴或閒遠或樸寔或冲和或峻潔之各有所長正復各得陶之一體而又能自爲其體所爲善學也先生夙愛此

雪莊文集

卷一

五

數家者舉以示作梅知所宗向而作梅罔不克自振凡有所作亦不能自名爲誰氏之學然則學古人之體而又克有以自立其體者蓋又若此其難也宋元學陶者作梅未及博覽窮意東坡居士和陶諸作雖復佳趣從天然流出而大體豪放時有切直之氣自成爲東坡之體可也陶公詩似出於國風而近取漢人十九首之趣以自爲其舒徐容與愈渾淡愈真厚之體既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復有樂天安命之妙不獨矢志高逸而已其品最上而梁鍾嶸次之中品固爲失言至云其源出於應璩璩詩在當時雖頗諧合切時要然亦平平未能特峙宗派其何

雪莊文集

卷一

六

能爲淵明發源耶又云協左思風力窮意淵明篤意真古而辭與婉愜恐於風力二字亦不甚合然則尙論古人詩而必得其言志之旨蓋又若此其難也作梅上下傍徨不敢狃於一偏而又艱於求脩謹具其所欲言者上陳伏乞詳悉開示得失賜之手教是幸前爲先生舉金子文今寄一首上閱
格高而氣淳辭達而理舉此種文神似李習之 余春林

答黃曲邨先生書

作梅頓首曲邨先生門下四月念日從吳子手中拜接賜書及賜佳什高詞雅韵足令卑鄙之士煥然有光但稱道過盛媿不敢當然或以作梅質之所近而引古人之美境導之以使其至於於是則先生之善教也敢不拜嘉獨念作梅以闡茸下才生於蓬艾之鄉不能自植然如昌黎所謂不幸不爲時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者則窃有志焉然初尋宗緒未得所立凡有所學於古人者未嘗敢出以示人雖然浚其源將導其歸激其根將食其實若其境候荒忽悶然不見措手

雪莊文集

卷一

七

之有地而猶延頸舉頰一望於大匠宗工泛漫施語以爲標榜依附之門是何異奴厮乞憐至人冠蓋潛身其下冒其赫奕之氣以張於人知所自立者未有不拊心而加痛者也顧自立之道視乎學而亦視乎其有教孔子曰升堂矣未入室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如乎其人之學之所至而教之以所不及非有所抑之使不能立也予其所已至而其人之學可以立矣進其所未至而其人之學又可以立矣是故學者人之所爲自立之地而教者用能使人自立之有地也蓋仁者立人之道亦於是乎在焉先生夙學而敦行古之人有毛公申公郭有道其人者作

梅昔在弱冠仰先生而溯古人之範其欲有以資教而求所以

立其學者蓋其尙慕積三十餘年以至於今其間每經接晤退必剴記答問之語以爲誦進之所自先生所貽之詩曰轉益樂多師其知作梅之深者歟知之深其必有垂憐而及之者矣聞諸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焉狼疾而不治則必歆然引爲己痛也先生前過敝廬作梅櫺陳所業以相質乞施一言示作梅以措身之地而進其所不及作梅惴惴惟病其不足以自立譬則痿人之忽思一起而不可得也先生之所經所接如此其不爲之引痛而思有以立之也得乎哉

雪莊文集

卷一

八

令姪裕齋學行令人欽愛舊冬一得面談作梅膏爲詠杜甫之語曰溫也士君子令我懷抱盡繁念如絲不知何日能抽緒一傾吐之也先生夙函下頌時適爲家兄送莖奴遽多日又值較勘拙集繕寫應刻輒經兩旬以故裁荅羈遲幸勿見罪作梅再頓首

歷覽近來諸作皆內氣冲足此醫家所謂胃氣也古文真派正在於此若深厚乃在字義益人積書自然而至不待欲速強求者也 附梅崖先生答論

寄上東吳王西莊先生書

作梅顛首西莊先生門下伏念作梅僻處遐方小邑又以闢茸下材不能自植日從莽翳中仰視光昭之隙不獲窺宇宙之大也初從俗學撫循拘曲增瘡益贅漫漶轉無能自適其志間嘗服習韓吏部而宗其說以謂本深而末茂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然溯其深博無涯涘之體時向若而驚耳已而閱文安陸氏之文心通目豁出晦而光而文安之學啟入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其言超空辨晰表裏開徹故良易簡直使人易從而文成王氏亦謂沉虛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

雪莊文集

卷一

九

用智其爲喪失一也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智之所不能者皆無得也白沙陳氏亦曰靈臺洞虛一塵不染又曰優游自足無外慕嗒然若忘作梅始悅文安之文旣而悅其學又合文成白沙之說互有發白而各著其超悟也于是作梅論詩亦頗愛陶靖節愛其天趣獨流耳又頗愛韋左司愛其自在近道耳由前所執諸說承藉古人涕唾用資枯腐然坐守一隅譬則醯醢之在甕中時望於大人君子之發其覆而不可得也近得從做邑友人處竊見執事答李子魯一書其云天機超妙識解元曠足乎已無待於外其論

詩亦謂所言不越山水花鳥而志在焉而道在焉諸如妙論元

語冰解的破作梅讀之題復心目通豁而深觀默會濬達而曲

暢其旨不啻執事爲之發其覆頓令作梅不復疑古人之不及

見知也獨計作梅根器頑鈍少壯多病而失學年暮無聞而就

衰年失月遺泯然以迄於老無所自立於人遙望當世大人君

子將愧赧惴惴惟不得求進于門下是懼也然大人君子者將

以昌道講學爲己任而扶引善類克溢盛世之元氣如嘉魚

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之志作梅旣於執事采錄風雅

之寬平優裕而一見之又以進進季子之循循善誘而一見之

雪莊文集

卷一

十

也然則作梅雖闢茸頑鈍而苟從衰罷之餘猶能思有以求進

則敢援扶引之義而以爲大人君子之必無擯棄之也敬呈里

言一章用答執事昔岑集采收拙什之意又錄近作雜文十首

呈政伏乞賜之教誨是幸作梅再頓首

結體寬平紆徐委折真歐魯筆也

余澗園

答榕城鄭西澠先生書

作梅頓首西澠先生門下歲在壬辰先生以制臺之命來爲敝
邑灘川書院山長作梅在山中聞先生驚邁振絕不可一世未
敢求通然向慕之志則愈篤亦越癸巳先生復臨茲土作梅迺
挾拙詩集爲介獲親函丈過蒙獎迪轉覺平坦近人爰得次和
先生長句二十三韵而先生亦贈作梅七言詩四絕句茲甲午
中夏論先生耻虛齋詩于較售之次酬答頗諧仍拾厥語製爲
文以俟他日書之集後用誌相契之殊時又獲閱先生古文嘆
其酣放豪曲往復盤旋浩浩淵淵欲爲深博無涯涘之鉢上追
雪莊文集

卷一

上

吏部蓋非凡近之作作梅因亦持所風著古文百篇就質先生既
許加評又許作序不知作梅何修而得此也得此而遂風時蘭
慕之志亦不圖其快心適願至於如此之侈也雖然作梅竊猶
有恨焉作梅向道遲晚又沉于下里未獲廣求名師益友振拔
波沕間爲一二賢豪所進承藉唾餘用資枯腐然卒不能起廢
自立托身于古人分寸之階蓋嘗梯空一望于當世主持文柄
者引手而植焉誠知其不可也而主持者亦遂過爲矜慎絲毫
不肯假借又或故爲舒張拓太倉之宇而貯一粒之稊其令作
梅自顧無所承受則一也豈不重可悲歟今作梅墓木已拱而

此志不灰有知我者取古人分寸之地以相况俾作梅之學有
所依據而倚立焉則一語可以千古他日墓石之辭將有取焉
是不得不待于有道之言也而又以釋作梅之私惧于茲則其
收贏爲尤侈也已臨楮不勝神馳翹企之至衰年不能楷書輒
敢恃愛潦草上瀆望乞恕罪

發源於韓吏部神韵則絕似歐公 謹園先生

雪莊文集

卷一

上

再答孝廉鄭西澠書

作梅頓首西澠門下前讀先生呈尊師書而嘆其能爲韓吏部
深博無涯涘之體後接手教詞義卓濶而風格峻整復有以節
其豪宕之氣雖在長大之篇而無一字一語泛雜流入外道所
謂力追大家而確守正宗者此類是也以視前呈尊師之作精
魄較大而功力倍深則真足尙也已作梅向日所得於時賢之
尸祝古人者則嘗畏黎水魯樂廬今於先生則又畏之立兩畏
於前其令作梅俯首至地而又不得不仰而一望其後塵莫能
以已也書中教以士之有志貴已自重毋自畫之道振作梅於
雪莊文集 卷一 十三

雪莊文集

卷一

十三

雪莊文集

卷一

十四

贅疣之潰決而剝膚者矣又若有改纂六經蠹賊聖賢如劉歆
者其去父向之明經修行豈能以分寸爲量者哉然則作梅而
欲求自立其又敢離古人之分寸而以爲積焉者哉中秋之約
再得會晤不一

談藝進德皆精深有古人之旨 金芭汀

申楊邑宰書

作梅謹稟邑侯老父母臺下作梅伏嘆沮莽無由引日星之光致當世士大夫之知自分與虫鳥同湮耳四月二十三日忽接貢生徐時軾手書奉頒我侯寵錫作梅門閭之旌字作梅適罹足疾在床聞之驚異非分何以克當然而父母之命理不敢違雖其非分不敢承受而本其將順之志不可不喜溢于心微爲愉色婉容而拜受之也謹扶病下拜登受作梅窮自維旌表重典也周書曰彰善曰表厥宅里曰樹之風聲王制曰尚賢以崇德繼衣曰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先王之意蓋舉孝子忠臣義

雪莊文集

卷一

十五

夫節婦凡志行卓異可以風人倫厲風俗者雖編氓側戶無不表而揚之書其里黨門第使顯于世使民知崇尚而歸于厚所謂樹之風聲也伏念作梅忝居倫類無論忠孝大節不敢仰企卽鄉族之小義亦未之能立具見作梅學術之無其本而行誼之不足齒於人也矧復夙疾糾纏終歲作苦而去年殤其八歲之孫今年又殤其九齡之子此必作梅虧損陰陽上干天譴降以不善之殃莫能挽回如此鄉族之人雖憫作梅之素聞爲嗟悼而念此天命人事之相軋將不疑作梅之素爲不可問歟然要以見作梅之必無行誼可錄也仰維我侯忠信廉明臨泣敝

邑承積玩凋敝之後爲之前纂誅猾起弱扶衰燭幽達明揚芳滌穢大綱小紀靡不振攝一時道路州巷無貴賤老稚莫不欽服愛戴奉之爲神君倚之爲父母日久歌呼接聞于耳不爲休息而作梅少壯時志氣豪上頗有慕于漢黃霸唐何易于宋包拯張詠之爲人以爲千載不可復得不意今日于我侯爲再見古人也夫以我侯雷厲風行日暄雨潤無所偏注而獨有私於庸劣之作梅不惟不深摘其不自敦率之行嚴加誨責又重之以褒嘉之榮來相表異作梅不獨懼其干典以自取戾而竊虞有傷我侯愛人之公知人之哲也如何如何雖然聞諸善化人

雪莊文集

卷一

十六

者雖其人之未必賢而皆爲之示君子之道雖其人之未必賢而皆引之游六藝之府使其人浸之以詩書之澤淑之以金玉之品使知向慕力求進於砥行立名修人倫正風俗之事以上牀古先王崇德尚賢樹之風聲之意以無負大人君子誘掖獎勸之盛心若是則作梅之所爲拜我侯之賜者抑將勉而進之修途靡竟而思所以報侯者蓋未有盡也已謹稟謝

後段有氣力近古人 梅崖先生

全體渾厚頗似震川學永叔之文 曲邨先生

答新城魯樂廬先生書

作梅頓首樂廬先生門下三月內行四小兒在松谷樞圍先生齋中得接先生所貽春秋左傳歸以示作梅作梅謹下拜登受竊以友朋贈遺之數類如縞紵車馬瓊玖羹醴凡一切服馭飲食用養生人之具雖極隆脩要皆供友朋一時一事之緩急耳獨以經籍相遺者其于朋友之義爲最重聞之義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人遺之以經籍所以云教也示之以君臣父子之經昭之以大人君子之法遷善改過進德修業日躋其身于美善之境立于千百年不朽之地其所利賴于朋友之

雪莊文集

卷一

七

身者豈獨口鼻耳目手足受安適于一時一事之崇且脩者哉故曰利之大者莫大於教人而於朋友相繫之義爲最重也是故以經籍遺朋友之大異于一切服馭飲食資養生人之具者也獨媿作梅無似渺然處荒榛叢翳中罔所見聞直塊然無知識之一夫耳豈不能有以邀當世賢者之垂盼也抑賢者夙在朱李二先生之門推其教之所及不忍棄置作梅而使之見絕于學士大夫也耶謹謝作梅向讀先生游雁蕩山記潔雋淳勁近讀李氏譜序梅崖先生壽叙諸作漸裕深博之體始由習之而累進於退之之域者歟質諸梅崖先生亦曰魯子已尹堂矣

雪莊文集

卷一

十八

又讀先生詩學源流考而嘆論詩之精妙雖古人亦鮮有匹者樞圍先生亦曰此吾詩學之畏友也敬慕之下併附言之
風骨蒼疎而高博而法度又謹密之至 梅崖先生